

## 【城记】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 我只在乎你……

□辛牧

我从买上车的第一天起，就在车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，而且只播放邓丽君。她的歌总让我忆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追慕邓丽君歌声的岁月。

当时，山东大学老校西门向南，从洪楼教堂门口向西，有一条小胡同，很窄，很脏，很乱。大学生往往不屑于进出这条小巷子。离学校这么近，我却是到了大三才第一次走进了这条街，是柔美甜润的声音将我吸引而去的，这便是邓丽君的歌。那天，我从旁边路过，突然，一阵弱弱的歌声传来。“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，也有爱情甜如蜜，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……”低矮陈旧的沿街平房，混乱嘈杂的喧嚣里，飘洒出如此美妙的声音，虽不协调，却十分诱人。“虽然已是百花儿开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。记着我的情，记着我的爱……”八十年代初期，尽管是省城，也没有多少人敢把“爱”和“情”时时挂在嘴边的。而此时却有袅袅声音唱着这样的歌词，心里忍不住激动不安，狂跳不已。我禁不住放慢了脚步。已经走过去了，又回过头来朝回走，想再听一遍。连续几次，终于迈入了小巷，循声而去。

小巷路北一个小房子，一个长头发青年正坐在里面，随着音乐晃动着脑袋。原来，这里竟然在卖邓丽君歌曲磁带。一曲《美酒加咖啡》开始播放了，我却不敢走进去，那时保守地以为自己不适合进出这种场所。我向前走，过了一会儿又折回来，最后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从此，邓丽君的歌声却印在了脑海里。

回到学校，我注意到，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已经搞到了邓丽君的磁带，在宿舍里播放。邓丽君的歌声魅力四射，在学生宿舍里渐渐弥漫开来。一次班会上，班主任老师以严肃的口气说起这件事，“有的同学，竟然沉醉在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里，这是很不健康的，很危险的。特别是一些刚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同学，这样还怎么进步？”老师的话分量不轻，很多学生不敢再正大光明地听邓丽君的歌声了。

一段时间里，邓丽君的歌声转入了“地下”。辅导员老师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区明察暗访。有时在宿舍楼道里听到哪个宿舍播放邓丽君的歌曲，可等到了宿舍，却什么也找不到。原来早有内线通知，“辅导员来了！”如果被辅导员抓了现行，“罪名”不小，那是“不求上进，受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、人生观有问题的表现”，所以，大学生虽然迷恋邓丽君，却只能在私下里偷偷地听，不敢明目张胆。

周末，相邻几个学校的同学聚在一起，都说学校食堂伙食不好，要到校外吃饭。当时，大伙其实是想避开学校的监督，偷着喝点几酒抽支烟。我立即提议去洪楼教堂对面那条街。有人疑问，“那里太乱了，也不卫生。”我拼命坚持，并说，“算我请客。”我没有当即说出心底的秘密。我引领大家，选择了离卖邓丽君磁带最近的一家小饭店坐了下来。隔壁邓丽君的歌声不断地传来，大家吃得格外开心，不一会儿，话题就到了邓丽君身上。下午两点了，大家还没有散的意思，不断地向店小二要酒，店小二忙得不亦乐乎。同学们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，“吃饭是小事，关键是这里能够听到最动人的歌声。”大家谈着感受，兴起时便现场唱几句，很快也成了邓丽君迷。我还发现，一些情侣更喜欢这家饭店，包括旁边几家饭店生意也很是红火，这一定是邓丽君歌声的缘故。

学生自然并不满足于偷听邓丽君，千方百计搞来有关邓丽君的书、照片和磁带。邓丽君的录音带是从南方沿海城市辗转流入到内陆城市的，当时，在济南并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，曾经只有在黑市上才有，并且是偷偷交易。卖磁带的人往往是一些有“背景”和“故事”的人。说不准我熟悉的那条街上那人的身份，但他卖磁带很张扬，录音机声音放得很大，经常有小伙子小姑娘进进出出，十分洒脱。学校里有的学生就是从他那里买的磁带。有的学生为了邓丽君的磁带付出了代价。有一位因为痴迷邓丽君的歌，将家长寄来的生活费买了录音机和磁带，晚上在宿舍听，结果被老师没收，并受到了处分，取消了“三好学生”评选资格，撤销了班级团支部书记。

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”。1995年5月8日，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病逝。她的英年早逝，令无数歌迷心碎黯然。当时，我已经是家报社的记者，单位离山东大学不远。我专门跑到那条街上，那条我徘徊了无数个黄昏，散步了无数个周末的小巷。依稀记得当年那家卖磁带小店的位置，只是早已不在，令人心往下沉。我在旁边一家水饺店坐下来，耳边仿佛又回荡起邓丽君的歌声，两行清泪滴落在水饺碗里，却浑然不觉，一直慢慢地咀嚼着。

2013年，这条小巷翻天覆地的改造工程终于落下了帷幕，成了花洪路。道路中间安放了隔离栏，道路两边高楼大厦拔地林立，已经是现代都市的景观。没有了杂乱、喧嚣的小巷子，也没有了那令人心醉的声音，没有了那个时代的感受和幸福。多少年来，每次路过这里，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，忍不住多扫上几眼，心底泛起复杂的思绪，陡生些许感慨，手也情不自禁地按下车上的播放键，《千言万语》涌上心头，“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，那天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……”



### 寻访老商埠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济南街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素菜自助，一到饭点儿，客聚如潮，如果去晚点儿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素菜火热不让人奇怪，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营养均衡，大鱼大肉渐渐被人抛弃。在几十年前的济南，曾经有一家以素菜为主打的菜馆，就是曾在大观园经营的心佛斋。今天我就为大家讲述这家素菜馆的故事。

## 消失在历史中的素菜馆

本报记者

朱文龙

### >> 缘分造就的传奇

心佛斋建于1920年，创始人张洪恩出生济南，是一名居士，笃信佛教。

张洪恩早先家境贫寒，以做小商贩为生。当时社会动荡，张洪恩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日子过得很是凄苦。就在这个阶段，他皈依佛门，在参与一次佛事活动时，结识了一名南方的僧人。两人一见非常投缘，僧人见张洪恩老实忠厚，家中又确实贫穷，便动了惻隐之心，给他指点了一条谋生的出路——开素菜馆。

在这里多说一下，素菜主要分为三大流派，即宫廷



### >> 短暂的第二个春天

1956年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，心佛斋与两家小荤馆子合并，公私合营成了心福斋饭店。店名虽只有一字之差，却变成以荤菜为主的馆子，张洪恩所擅长的素菜，基本上毫无施展的余地。张洪恩干得十分憋屈，有一天早晨刚上班，饭店经理叫张洪恩去洗一盆脏乎乎的猪大肠，张洪恩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。自己在院西大街百货大楼对面赁了一间狭长的小门头，也就八九平方米，卖起素菜，品种虽比以前少了，生意却依然很好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张洪恩去世，其夫人孟广楣继续经

营。素菜、寺庙素菜、民间素菜。这名僧人所教授的，便是寺庙素菜。南方寺庙中的素菜种类丰富、形式多样，口感更是味醇人心。这位南方僧人还附带给他起了店名“心佛斋”，以示虔诚。

后来，张洪恩娶了同样笃信佛教的妻子，夫妻两人共同钻研素菜制作方法，并大胆创新，一时间心佛斋成了济南最著名的菜馆之一，与汇泉楼等知名饭店比肩，每天都是门庭若市，人头攒动，一时风头无两。

在日本侵占济南期间，因日本人也信佛教，在济南

营。“文革”开始之后，只得关门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张家后人在大观园南门经五路口，重新将“心佛斋”的名号打了出来，饭店有三间门头，东墙外大书一“佛”字，从纬二路上老远就可望见。

饭店屋里供着佛像，餐厅内禁止使用鸡、鸭、鱼、肉、蛋和葱、蒜、韭、蒜薹、元葱等大小五荤。除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名吃外，又增添了素炒菜，如炸鱼、糖醋鱼、炒鳝丝、炒腰花、炒鸡丁、炒虾仁、炒里脊等，这些都是素菜荤名，能够以假乱真。

一次在接待美国和加拿大来山东师范大学讲学的教

授时，素席摆好以后，客人们竟不忍心动筷子。他们看着形象逼真的素菜连连叫好，并立即录像。有一次在接待北京中国佛学院代表团时，当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寺庙的代表尝到黄蘑鸡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素鸡，因为形、色、味皆与真鸡相同，有人赞叹黄蘑鸡堪称中国素菜一绝。

一位云南顾客更是在品尝素食之后，在留言簿上大书“今日吃一素，十日不思荤”的留言。不过辉煌几年之后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心佛斋歇业了，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。

### >> 记忆中心佛斋的味道

黄蘑鸡必须用手来撕黄蘑，而且黄蘑过油的时候要掌握火候，保持鲜嫩度，做到油而不腻。鸡的味道完全由中药料配方而成，吃起来像真鸡一样。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是将黄蘑涨发好，放入盆内加清水，精盐，浸泡约10分钟，取出去柄后洗净，撕成薄片，放在盆内，加酱油、精盐、五香面拌匀后炸制，将拌好的黄蘑分5次下入油内，炸至微黄捞出即成。

心佛斋另一道名菜叫炸鸭条，所谓鸭条，其实是用豆腐丝做成的，原料再普通不过，全凭手艺，将鲜豆腐皮切细丝，拌上香油和口蘑酱油，以油皮包住卷成长条，置熏笼上，用柏木锯慢慢熏透，呈紫黄色。这菜入口馥馨，油润筋道，为佐酒妙品。

心佛斋还有一种小吃比较出名，叫五香面筋。具体的做法是，锅内放清水，用旺火烧沸，把面筋放入，用手勺轻翻数下捞出，盛入盆内，入笼蒸约半小时取出，加上酱油、芝麻油、五香面反复搅拌均匀，如此做出的五香面筋，让人百吃不厌。

心佛斋制作的黄蘑鸡、烤鸭条、五香面筋在1956年参加全国食品、手工艺品评比时，曾被誉为山东名吃，并载入了《中国名菜谱》内。这三种素菜纯真清素，造型逼真，口感和真鸡、真鸭相同，令人真伪难辨；从营养价值上来说，属于高蛋白、低脂肪食品，这些素菜，对于中老年人、糖尿病患者以及有高血压、冠心病的人，都是食用佳品。